

胸中存大爱， 掬泪做文章

□ 撰文 / 沈军

世上的很多道理本就存在，只是很多时候，人们需要通过现实的困境来唤起对这些道理的回忆。

譬如说，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东方哲人便已经提出了“天人合一”、“众生平等”的思想。大约是觉得这样的观点陈义甚高或过于飘渺，与步入工业文明后人们奉行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格格不入，于是两个多世纪以来，前人的教诲被漠视、被雪藏。

工业革命和后工业革命时代的成就带给人类前所未有的力量和空前膨胀的狂妄，短视的人们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盲目乐观。所谓“环保”，半个世纪之前完全是个陌生的词汇；甚至直到三十年前，“人类末日”之类的说法还被当作茶余饭后的笑谈。

是啊，开天辟地、移山填海、予取予夺、随心所欲，一帆风顺的人类又何必杞人忧天呢？

然而时至今日，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魅影，



环境保护

成为了热门的难题。人们在苦觅良方的时候，终于记起那些尘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奈何我们遗忘得太久，虽不乏为环保事业奔走呼号者，但贫瘠的文化断层上，环保之苗生机黯然。掩耳盗铃者、以邻为壑者，乃至“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者依然不乏其人。

固然有热心人士著书立说痛陈利害、出谋划策，遗憾的是大多难逃坐而论道的学究气，晓之以理有余而动之以情不足，专业甚至玄妙的理论术语令普通人望而生畏，结果自然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汶川大地震后，作家京梅与环保名士郭耕二人合著了《地球伦理》。全书情理兼备、雅俗共赏，明白晓畅而感人至深，嬉笑怒骂中自然流露出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样的风格，赋予了该书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也还是那个月亮，山已不是那座山啊，河更不是那条河……

国在山河破，城春草不深……

风萧萧兮诸水寒，众生一去兮不复还……

这些，既非抄录者粗心形成的笔误；更非无聊人的恶作剧；而是当今地球生态、地球环境的真实写照：全球荒漠化，正在以每分钟11公顷的速度蔓延；全球的耕地，正在以每分钟40公顷的速度减少；地球上每分钟有1种植物灭绝，每天有1种动物灭绝……

铸成这一切的罪恶之源乃人类之贪婪：最近400年，人类耗用了地球25亿年积累的包括煤炭在内的各种化石能源！毫无节制的肉食消费，致使全球动物排泄物产生的甲烷比交通工具多23倍；产生的氧化亚氮比交通工具多296倍！严重污染着水源和大气……

当今地球的人口数量前所未有，但更为强烈的是人们空前高涨的欲望！在刚刚过去的50年里，人类比有史以来任何时期都更快速、更严重地打乱了地球生态系统：非典、印度洋海啸、甲型H1N1流感；中国汶川、南美海地、智利连发特大地震；全球气候

独有的普世价值，这在当前的环保书籍中是首开先河的。二人本是校友，如今又同为环保实践者，师兄妹联袂著述，是难得的缘分；作为编辑，能够有幸先睹为快并略尽绵薄之力，也是缘分；读者若能于书中得同心之言、振聋之音，以致由此“感化一个人、救下一条生命、减去一份贪心……”（京梅语），更是莫大的善缘！

“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的诗正可以用来形容郭耕、京梅二人的心态。读者朋友不难从字里行间品味到作者对人类未来的深切忧患。“禽兽不如”、“不懂感恩的恶魔”……诸如此类的痛斥所折射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大爱。

无论如何，人毕竟不能等同于禽兽，甚至不应该将人简单地定位为“高级动物”。孔子

极端异常……人类弄伤了地球，最终疼痛的却是自己！

打开此书，您将看到万物有灵：会愤怒的山川、懂报恩的禽兽、湮没在历史长河的“众生”，以及人类来自火星这样大胆而浪漫的推测……即会为“活熊取胆”、“生吃猴脑”等人类的残忍行为汗颜；亦会为长江船头，那一只飞行百里，不舍被猎爱侣，最终以身殉情的孤雁；为非洲稀树草原上，那一位与猎人搏斗，拖着垂死之身爬回巢穴，给两个孩子喂最后一口奶的猎豹妈妈的爱所深深感动……

京梅、郭耕以他们记者的敏锐、学者的严谨、作家的深刻、诗人的浪漫带您走进二十一世纪最新人文理念——“地球伦理”，在那里，地球母亲是人类唯一的图腾；在那里，生命的每一种形式都得到同样的尊重！

说：“食色，性也。”生存与繁衍是一切生物的本能，这一点人类与其他生命并无二致。但是，“日月五星，谓之七政；天地与人，谓之三才。”“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内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类作为唯一拥有高等智慧、能够制造工具的生物，是天地自然之外唯一可以杀伐万物、制衡世界的存在。如果说本能是人类兽性的表现，那么，良知、道德、责任感和使命感便是人类身上神性的光芒，我们藉此同禽兽分野，藉此沟通、学习并对话自然，体悟真理。

《地球伦理》并不曾否定这份高贵神性的存在，其本身正是良知与道德的产物。视宇宙为一生命体，则灵智在人；视人为一宇宙，则至理在心。如果手中的这本小书能化迷以春风、发聩以雷霆，于天人理人欲之间、人兽分野之际做当头棒喝，唤醒世人为天地立心、为群生护命、为万世万物开太平的觉悟，那么，幸甚至哉！■

（责编 桑新华）